

張火慶

「禪是一枝花」，李磬著，三三書坊印行

禪 花枝一是

李磬在文壇上，不是陌生人。禪學在學術界，亦非冷豬肉。鈴木大拙以禪道的解析而聞名世界。在中國，吳經熊的「禪學的黃金時代」開出近代研禪的新面貌。印順的「中國禪宗史」則歷數達摩禪進入中國以來，衣鉢六傳，融攝老莊，完成教義、演為中華禪，分宗響應的歷史。在這些著作中，可以看出禪宗留下的資料，主要的是——公案，而公案是歷代禪師應機說法的個案，不是普及佛法的講座。公案內藏不可參詳、不可擬議的靈慧，是由生入死

，死而復生的機轉，片言啓悟，直指心源，說似二物即不中的紫妙之門。但「解公案」却似乎成爲今日談禪者唯一能做、愛做的玩意兒。自作多情也罷，會錯意也罷，反正這些公案所渡化的祖師們都已過去了。我們尚拾其渣滓，粉飾門面而已。

無疑的，「禪是一枝花」的命名，取自靈山會上，釋迦說法，拈花微笑的典故。禪可以是一枝花，亦何必是一枝花，但一枝花確是開啓禪宗的原始緣會。李先生本書別名「碧巖錄新語」，碧巖錄是北宋時奉化雪竇寺重顯禪師的頌公案百則，圖悟禪師加上垂示、著語、評唱。流傳到日本，被奉爲禪宗第一書。李先生即就此百則公案，參與自己的證會，旁引生活點滴，似解非解的寫禪的思想。正如左丘明爲春秋經作傳，而傳自孤行，李先生此書亦只是孤行而已。他說：「我讀禪宗的書，直覺的知道禪非創自達摩，禪自是中國的思想，非印度所有。」在直覺的情思下，事關個人的解悟，而不必干涉到學術的立場。因而，此書亦該作爲散文、筆記來看。談得好，自有一種風日灑然。否則，你另作註腳也罷。他爲自己這本書所立的陣腳是：「不但文學，便是哲學，乃至如科學，亦可不因其所據事實的不實而影響其思想與理論的價值。」「文學與原理上的思想則只是借事實做個因頭來興起……這裏沒有真不真的問題，只有好不好的問題。」禪宗是但凡能使人開悟，便不惜以假話來說法，禪的思想是個「機」字，是承自易經卦文之動與莊子之齊物論，因此，非印度佛教所有。而「機」的飛躍、創造，亦唯中國「動的文明」才能表現，禪僧在傳統的儒士僵化以後，還能出來得豪傑，還能潛化溶解於民間諸藝之中。故而，禪原是智慧的美學，談禪須有如此強者的性格。

這一百則公案的新語裏，李先生以他慣用的辭彙行文，亦如老僧說法，不疾不迫，或者討論禪的引申義，或者描繪禪的佈景，然後還要說到他自己是怎麼樣的在生活上留意到禪的

人間驚奇

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嗎？
這本書讓你頁頁驚奇！

迹象。這是把思想當作一種情趣，一種氣氛，四處泛散開來，連別人也感染着適量的欣悅。說理的機智一但隱藏在平凡兒女的情態下，則分外親切動人。文字使用得當，除了表情達意外，更有一些驚喜促進熟思。例如「豈止沒有不好，竟是好像天命決定的」「凡是天成的東西沒有不美的。起先你只是因為不習慣。」這樣的散文體式，都是常用字彙，却編造出奇異的句型。用散文句法來說解公案，可以有不少簡當的警語。這本書雖不必歸定它屬於學術正論，但對應於所處理的題材，則是兩相合宜的。

還有一說：中國人對宗教的看法，不採取形上學的理型探討，而是必要觀照於人間世才能有它的莊嚴曼妙。人神之間既無多少距離，則宗教自亦是人的情操。禪本非宗教，恰該是人性的啓悟，道理存在於平常的行爲裏，偶然回頭體念着些，便有入佛法門。本書對公案的理解，一面是思想的闡發，另一面則要能離開公案，就生活經驗中也講得出那樣的境遇來。它可以說是破除宗教的隔膜，而把公案再還原，運用到人事來。每一個人都可以嘗試去發掘自己的公案，解決自己的問題的。禪不只是一枝花，你也會有微笑的因緣。

草子葉輯，五十元郵購九折
郵撥帳號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